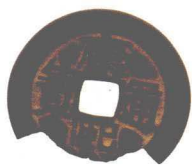


明清史丛说

作者基于宏观的视野，在海内外明清史研究成果的基础上，提出了若干有关明清帝国的重要议题，并加以考辨、梳理、分析，言简意赅，展现了流畅的叙事笔墨，几乎囊括了他在这一领域内的重要创见。

汪荣祖 著



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
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
明清史丛说

汪荣祖 著
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· 桂林 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明清史丛说/汪荣祖 著. —桂林: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,
2013. 6

ISBN 978 - 7 - 5495 - 3176 - 9

I. ①明… II. ①汪… III. ①中国历史—明清时代—文集
IV. ①K248. 07 - 5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2)第 313119 号

出 品 人: 刘广汉

策 划: 阎海文

责任编辑: 阎海文

封面设计: 秋水书衣
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广西桂林市中华路 22 号 邮政编码: 541001)
网 址: <http://www.bbtpress.com>

出版人: 何林夏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销售热线: 021 - 31260822 - 882/883

北京外文印务有限公司印刷

(北京市通州区马驹桥镇景盛南四街 15 号 邮政编码: 101102)

开本: 690mm × 960mm 1/16

印张: 17. 5 字数: 220 千字

2013 年 6 月第 1 版 2013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定价: 36.00 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影响阅读,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弁 言

最近十年来,我曾写了一些有关明清史的文章,原想写一部论述明清社会文化史的大书,终因其他方面的研究与写作一时未能完成,无力分心,难任“艰巨”。这本丛说收录的十三篇文章,可分两类,一类是论文,一共九篇;另一类是评说,一共四篇,多半是书评。这些文字只能说是我研读明清史的一点小收获,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主动征稿,愿意出版,殊感幸慰。

历史研究固然要重视时间,但空间并非一成不变,随着时间的进展,沧海桑田,空间也在变化。明清帝国的扩张尤其显著,从东亚大陆一直延伸到中亚。《明清帝国的空间》一文即在论述帝国开疆辟土的经过,点出帝国景观的分布,以及庞大空间的联系。明清五百年的可观发展也在环境方面造成了严重的后果,《明清帝国的生态危机》就在于检视这几百年中的环境变迁,包括森林面积的迅速减少,以及发生在十六七世纪小冰期的影响,探讨危机之由来,何以环境日趋恶化。一言以蔽之,人为的破坏与气候的异变形成生态危机。明清时代的有识之士虽一再警告必须善用自然资源,但积重难返,毕竟利用资源求生胜过保护自然。所谓中国文化讲究天人合一,不像西方文化要征服自然,而与自然为友,证诸明清史并非实情。中国一如其他文明,也为发展付出了深重的代价。不过,明清帝国的成长,不仅是开发资源,提升经济,而且在文化上也有不可磨灭的成果,知识借由书籍的大量流通而传播,虽未能达到现代的普及程度,但无疑出现了坚固的知识阶层以及市民读者群,产生了前所未有的文化活动,《明清帝国的知识制作与传布》一文就是叙述此一相关问题的。

明清两朝可视为一个整体,其间颇多相陈的关系,洋人称之为“中华帝国的



晚期”(late imperial China),然而也有变迁,满族毕竟是以关外少数民族入主中原,不可能完全抛弃传统旧制,不能不对承继的中国有所调适。满人何以能一统中华,其故诚多,不一而足。其中不能无视逐鹿中原的领导人物,何人胜出,似非偶然。《李自成、吴三桂、多尔衮在甲申年的选择》一文即讨论此三巨头的成败,关键在各人所选择的策略:比较之下,多尔衮所选择之策略,无疑要比其他两位高明。多尔衮率满洲铁骑南下,明南都虽有江南之富,长江天堑,竟不能维持几年。南明京城位于六朝故都的南京,规格不下于北京,秦淮河畔风华最盛,然而满族入侵,顿使繁华成空,幸存者深感家国之痛,兴亡之悲。当故国恢复无望,遗民们唯有怀念逝去的风月、承受故国之沉哀。收录在本书里的《秦淮风月与南明兴亡的书写与记忆》,以幸存者余怀亲见的秦淮盛况,道出风月与兴亡,以及从生于清初的孔尚任经由其历史剧《桃花扇传奇》,刻意写出秦淮风月与亡国悲痛完整故事。孔氏写的是传奇,而非史传。但是所撰《桃花扇》一剧的艺术创造,将秦淮风月与南明兴亡的悲思极其传神地呈现出来。由于内容的动人以及文笔的高超,受到广大而持久的欢迎,直到民国以后,仍然有人将之改为新式的舞台剧,或改写为新式的长篇小说,或拍摄电影。于是明季风月与兴亡悲剧性的美感,通过孔尚任的笔墨,成为难以磨灭的集体历史记忆。但经由文笔书写所刻画的历史记忆并不一定是真实的历史,文笔并不能取代史笔,但史笔远不如文笔之更能刻画集体的历史记忆。

《从明亡到清兴》综述17世纪皇朝赓续的过程,其中不无兴亡的硬道理,人谋之臧否仍然是主因。统治庞大的专制国家,若无贤君能臣,必然如小孩驾大车,无从面对危机,驶向坦途,更无论应付罕见的气候异变,以致民不聊生,官逼民反,给关外满族以可乘之机。满族以少数民族而能够一统中国,更非无故,努尔哈赤、皇太极、多尔衮不仅英明且有远略,终于在中原大地建立政权。大清帝国经过康、雍、乾三位君主的经营,雄立东方,版图深入中亚,疆域之辽阔,前所罕见。近年不少欧美学者有鉴于帝国之庞大,种性与语言之异趣,遂谓大清帝国有异于中国,进而否认满族汉化之事实,号称“新清史”。此大清非中国之论,似是而非。且不说大清君臣莫不以中国自称,清廷始终以中原为根本,北京为都城,一如19世纪之“大不列颠帝国”(the British Empire)以英伦三岛为根

本,岂能说日不落的大不列颠帝国非英国乎?《大清帝国的汉化争议》一文就是回应新清史而写。及至近代,清朝与中国更成为命运的共同体,同受列强欺凌,而图谋富国强兵。英法联军焚毁圆明园、陷北京,清政府痛定思痛而有自强运动。北洋海军的建立,可谓自强的高峰。然甲午一役,大败亏输,几全军覆灭,其故非一。《论清季自强运动成败的一个关键问题》聚焦于贪污腐化,导致新政之事倍功半。此非事后之聪明,实当时人如郭嵩焘、丁日昌辈早已洞见,只是积习已深,不能改弦更张,以致败亡。谓之“关键问题”,岂不宜哉?

清帝国倾覆之前的最后掌权人物为叶赫那拉氏,以慈禧太后闻名于世,实际统治大清帝国将近半个世纪。不同社会背景与意识形态的人,对同一个慈禧太后,出现形形色色甚至离奇怪诞的记忆。民国成立前后,由于国家积弱的伤痛,以及康有为、章太炎等言论界巨子的影响,在华人社会的集体记忆里,慈禧成为前朝罪恶的化身。记忆与历史不尽相同,每一个人都有记忆,都会受到社会环境的影响,一个社会的集体记忆更是社会的产物,经长期累积而成,往往真假莫辨,信以为真;历史则要讲究客观可信,尽量澄清往事的真相。记忆是对往事的一种重演与回顾,而历史必须解释往事,产生历史意识。《论叶赫那拉氏》一文以这位女主作为个案来说明记忆与历史之异同,历史学家凭借可靠的史料与理性考证,可以呈现比较真实的叶赫那拉氏之一生,但仍然难以取代存在于华人社会中根深蒂固的集体记忆。

本书的“评说”部分,乃是平昔阅读明清史的若干心得,偶有所见,未敢自秘,一得之愚或亦可供读者之参考。

汪荣祖

写于台湾新北市林口未来之丘

2012年11月7日

目 录

弁言	1
----------	---

论 说

一、明清帝国的空间	3
二、明清帝国的生态危机	46
三、明清帝国的知识制作与传布	81
四、李自成、吴三桂、多尔衮在甲申年的选择	98
五、秦淮风月与南明兴亡的书写与记忆	114
六、从明亡到清兴	146
七、大清帝国的汉化争议	177
八、论清季自强运动成败的一个关键问题	190
九、论清后叶赫那拉氏	204

评 说

十、晚明消费革命之谜	237
十一、梦忆里的梦呓	245
十二、《清朝征服中亚记》书后	257
十三、解读圆明园西洋楼	265

论说



上页图:(明)仇英《清明上河图》(局部)

一、明清帝国的空间

引 言

“地理决定论”(geographical determinism)以为历史完全是地理环境的产物,固然言过其实,也不为多数史学家所能苟同。然而,史家却不能不考虑到地理因素对历史的影响。事实上,任何一群人,生存在特定的空间里,势必要受制于其所处的自然环境^①,例如气候对人文的影响,就至深且巨^②。中华帝国自秦汉到明清,在特定的一个地理环境之中,绵延两千一百余年,呈现出来的不仅是时间的承续与朝代的兴衰存亡,而且是空间的自然条件对历史发展、心态、布局与策略上的影响,以及地理环境对历史发展的制约。中华帝国发展到明清,领土不断地扩大,形同西方帝国主义的“扩张主义”(expansionism),但“形”虽同而“情”实异。

西方帝国的扩张虽未必是精心筹划,哥伦布因为触礁搁浅,始建立西班牙帝国第一个海外城市纳维达(Navidad),此事纯属意外。不过,最常见的是由于经济利益与商业扩张之需。例如罗马人之所以征服埃及出于对谷物的需求,英国在加勒比海的扩张,则由于想要获致急需的糖,大英帝国的英国文明随贸易而兴隆;跟随商业的扩张,往往不需要借助武力就能扩张到全世界。马克思主义者则视帝国主义为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结果,为资本主义经济的“利益独沾阶段”。总之,西方帝国主义,尤其在近代,扩张领土的目的主要是经由政治控

① 参阅 Edward Whiting Fox, *History in Geographic Perspective, the Other France*, New York: Norton, 1971, p. 23.

② 参阅 Brian Fagan, *The Little Ice Age, How Climate Made History, 1300 - 1850*, New York: Basic Books, 2000. 此书述及不可预测的气候变化对近代欧洲历史事件的重大影响。



制获取经济利益。夺取海外殖民地的动机要不在移民,而在掌控殖民地的人民与资源、市场与大量廉价劳力。其结果是少数帝国主义白人宰制殖民地上多数的有色民族。

中华帝国在历史上不断受到边疆少数民族的骚扰与威胁,领土的扩张是为了保障安全,几无经济利益可言,甚至为达到安全的目的不惜劳民伤财,耗损国力,汉武帝屡征匈奴,以通西域,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。中国的边疆,尤其是北疆,没有天然的屏障,善于骑射的异族虽然地处边陲,在政治与文化上居于劣势,但在绵亘万里的边界上可以乘机随处突入,使中华帝国防不胜防,疲于奔命,若不能主动出击,捣其巢穴,只好退而羁縻,建墙防守。秦建长城,千余年后明代又重修边墙,足见帝国为了安全而不惜人力与物力之一斑。边疆少数民族入主中原而后建立中华帝国者,前有元朝,后有清朝。满蒙虽在汉族眼中是异族,但是所谓蒙古与满洲征服中国、建立元与清两大帝国,绝不似近代英、法、德、日诸国,以本土为帝国的核心,向外扩张,以征服之地为殖民地或属土,而是自边陲入主中原,以中原为帝国的核心,以汉文化为主轴,以中国为其帝国之重,并自称中国。

元帝国之初,虽极力想保住蒙古认同,但仍不免成为另一个中华帝国,取汉名曰大元,并取中华庙号。元朝在实际需要下,终于建立了以传统中国为依据的政治体系,恢复科举考试,进入礼乐典章的汉文化世界^①。元末动乱也成为中国境内改朝换代的战争,如平乱者非尽蒙古人,如汝宁李思齐、福建陈友定、东莞何真,都是忠于元朝的汉将。陈友定被俘后宁死不降,最后受炮烙重刑而死,为元朝殉节^②。满人比蒙古人更加中国化,入关后在礼俗上有重大的改变^③,清朝基本上承继了明朝的制度,清帝一如汉帝之崇尚中国文化,自小研经读史,书法流畅端庄,定时前往曲阜朝圣,推广儒家教育,大量刻印经典。清帝国足以代

① 萧启庆:《“蒙元”统治与中国文化发展》,载石守谦、葛婉章主编:《大汗的世纪:“蒙元”时代的多元文化与艺术》,台北:故宫博物院,2002年版,页188。

② 钱谦益:《国初群雄事略》,北京:中华书局,1982年版,页295。

③ 郑天挺:《满洲入关前后几种礼俗之变迁》,收入氏著《探微集》,北京:中华书局,1980年版,页73、79。

表中华帝国,比诸汉人政权,毫无逊色^①。事实上,清朝开创了一个和平繁荣的“中国盛世”(Sinica Pax)。固然历代没有一个朝代以中国为国号,但自汉至清莫不泛称中国,并以中国自居。中国一词原指中原,与东夷、南蛮、西戎、北狄对称。然而由于中原不断向边陲扩散,边陲也不断向中原汇聚,中国的范围也就与日俱增,其意义几同天下。在中国历史上,无论是少数民族还是汉族多数政权,都以中国自居,汉皇朝的刘邦所继承的帝王之业,就是“统天下,理中国”^②。清道光朝黄爵滋上《禁烟议》一疏中也说“盖自鸦片流入中国”^③云云,可以概见。所以,所谓中国不仅具有政治上与文化上的含意,也是对此一特定江山的认知,康有为有句曰:“神州万里风泱泱,昆仑东南海为疆。岳岭回环江河长,中开天府万宝藏。地兼三带寒暑藏,以花为国丝为裳。百品杂陈饮饌良,地大物博冠万方。”^④即以简短的诗句道出其来有自的“中国空间”,以及康有为本人的空间观。

此一中国空间在一位外国学者眼里与康氏有异曲同调的看法,他说中国北有尼罗(黄河),南有恒河(长江),且有人造的密西西比(大运河)贯穿其间。黄河像阿斯旺(Aswan)水坝兴建前的尼罗河,将灌溉之水与肥沃的淤泥带到荒芜的土地。黄河、长江、运河形成一片广大的沃野,既有廉价便捷的交通工具连成一体,又形成统一的市场与社会。江南更是河流交错,沃壤千里,下接富饶的珠江,认为“在世界历史上没有像这样的内陆河流系统,将一辽阔而具有生产力的空间,连成一体”^⑤。至明清帝国更拥有满洲、新疆、西藏,跨越三十个纬度,生态之异从亚热带到靠近北极。如此辽阔的统一国家既不见之于南亚,亦不见之

① Ho Ping-ti, "The Significance of the Ch'ing Period in Chinese History", *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* 26. 2: (1967), pp. 192-193.

② 班固:《汉书》,北京:中华书局,1975年版,册7,页2112。

③ 赵尔巽:《清史稿》,北京:中华书局,1977年版,册38,页11587—11588。

④ 康有为:《爱国短歌行》,《康南海先生诗集》,台北:文海出版社,1981年版,卷1,页14—15。

⑤ J. R. McNeill, "China's Environmental History in World Perspective", in Mark Elvin & Liu Ts'ui-jung eds. *Sediments of Time: Environment and Society in Chinese History*, Cambridge: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, 1998, p. 32.



于欧洲^①。此一于近代之前绝无仅有的帝国,固然是庞大空间的庞大产物,多生态的丰富物质支撑帝国,庞大的明清帝国似乎也是控御此一庞大空间的有效机制。自上而下比较严密而又周延的帝制,担负起卫疆保土、兴修水利、拓殖农田、建城筑墙、治河救灾、开仓济民等重责大任,使能一方有难,万方支持的效果。于此可见,明清帝国依赖其空间内的生态而兴隆,空间内的生态也依赖帝国的统筹而尽其用。

空间的开拓

近代“民族国家”(nation state)的出现以及舆图绘制技术之发达,才有明确的国界,或列国之间的疆域。政治国界因有关主权,必须划得一清二楚。然而在传统帝国时代,帝国之疆域乃兵力与国威之所至,或民族与文化融合之所至,并无划清疆界的必要;数千年的中华帝国以天下自居,中华之天下乃中华文化之所被,文化认同甚至超过种性,即章太炎所谓中华民族属于“历史民族”^②,以致到近代形成一个多民族的中国,汉族虽然一直占大多数,但中华民族并不等同汉族。而且居绝大多数的汉人已杂有他族的血液,而他族也大都已经汉化。

中华帝国自秦汉以降发展到明清,种族与文化已经多次征服与融合,已经成为一个庞大而复杂的统一体。清帝国由满族所建,入主中国,为了巩固基业,大步向西迈进,征服蒙古,收新疆入版图,势力直达中亚,扩大了中华帝国的疆域。事实上,朱明于14世纪推翻庞大的元帝国之后的势力范围已经不小,不仅收复了两宋所失去的燕、云、甘、陇,而且兵威伸入塞外。不过,元朝退回蒙古本土之后,主力犹存,明成祖永乐又五度远征沙漠,虽成功地击败蒙军,但由于粮草不济,难以深入,终不能彻底歼灭敌人,不仅不可能完全承继元帝国的广袤空

① 参阅 McNeill, “China’s Environmental History in World Perspective”, p. 32–35.

② 有关章太炎“历史民族”的分析参阅 Young-tsu Wong, *Search for Modern Nationalism: Zhang Binglin and Revolutionary China, 1869–1936*, Hong Kong: Oxford University Press, 1989, p. 27–28.

间,而且来自北方的威胁始终未解,只好采取防御措施,着力修建居庸关至山海关的关隘,凭借燕山而建城设防。到16世纪后期,北边威胁日增,始大规模重建从山海关到嘉峪关的长城防线。明代长城约12,000余里,北经京师一段,依山兴建,气势宏伟,沿线共筑九个边防重镇,东起鸭绿江边的辽东,经蓟州、宣府、大同、山西、延绥、宁夏、固原,西至甘肃,号称“九边”。

明初国力犹盛,沿长城内外而设的九边,并非国界,而是汉蒙两族南北对峙的防线。永乐皇帝驾崩之后,不再耗资远征,但当时蒙族没有雄主,草原分裂,难有作为,而明廷分化其部落,并开马市以为羁縻,故北疆尚称安宁。然至15世纪初叶,明宣德皇帝以后,蒙古出了新一代的强人也先,攻打并收编附从明廷的蒙族,骚扰边城,势力又渐渐向南扩张。当也先攻打大同时,明英宗轻听宦官王振之言,于1449年率大军御驾亲征,结果冒进遇伏,王振被乱军所杀,英宗在土木堡被俘。也先挟英宗兵临北京城下,要求迎驾,幸能臣于谦处置得宜,死守挫敌;也先屡战不利,又闻勤王之师将至,遂大掠而归。^①

土木堡之变后,明廷易攻为守以防堵北方的蒙古人,开始筑城,于成化十年修成自清水营到花马池长达1170里的边墙,沿边分布数以百计的城、堡、墩、台,后又于16世纪的30年代重新修筑了300余里的花马池边墙,完成了自宁夏向东经盐池、定边、靖边、横山、榆林、神木到河曲的一段长城。到嘉靖中叶又先后动工三次,一共修筑了1930余里,完成从山西西北黄河东岸起,经过大同、宣府到居庸关的一条“外边”,以及西由偏头向东经宁武、雁门、平型、龙泉、倒马、紫荆等关口,到达居庸关的一条“内边”。直到万历初年,仍在修墙,然由于满族的崛起,所筑多在东边。辽东方面的边墙始自正统年间,先“编木为桓”,再“易以版筑”,至嘉靖时完工,由山海关向北到广宁,再南下跨辽河向东北而去,再经辽阳、沈阳、铁岭的外围,北抵开原,再自抚顺往东南,经今安东凤城而抵达鸭绿江边。西边的长城较小,平均高度只有457.2厘米(15英尺),但靠近东边约804.67千米(500英里)的城墙平均大约有1,066.8厘米(35英尺)之

① 有关土木堡之变的专文可参阅 Frederick W. Mote, "The Tu-mu Incident of 1449", in Frank A. Kierman, Jr. and John K. Fairbank eds. *Chinese Ways in Warfare*, Cambridge, Mass.: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, 1974, p. 243-272.



高,609.6厘米(20英尺)之宽,每半英里就建有瞭望台。^①

明代新建长城主要为了防守,蜿蜒万里的边墙像一条境内的马其诺式的军事防线,防线也不时随着双方实力的消长而移动。蒙古人曾入居河套,明人也曾在边外设立卫所。明朝实力式微后,不得不改变早年设九边为以攻为守的战略,而以边墙作退守之计。不过,长城南北并不仅仅是对峙,双方也多有来往与交流,实际上仍然在延续秦汉以来夷夏冲突与融合的历史,汉蒙两族在对边各有几十万的居民,汉人移往蒙古务农从商者尤多。汉蒙间的通商无论官府或民间早有历史成例,而双方也有互补的商品,如蒙古的马匹与汉人的粮食和织物都是对方亟须的。然而,明廷缺少具有远见的政治家,未能充分利用通商贸易来消弭在边界上的对峙与冲突。

明朝曾积极经营东北边疆,洪武时已经固定辽东守卫,永乐元年(1403)松花江流域内附,设立建州等卫,永乐七年(1409)又设奴儿干都司于黑龙江^②。但国势渐衰后,不仅未能开拓,反而退缩,然晚明仍保有辽东。朝鲜则为藩属,洪武二年册封为高丽王,于明始终忠顺,明亦对朝鲜特别礼遇。明朝的西域则到达黄土高原上的甘肃,开国君主朱洪武以及他的儿子朱棣曾不断地向大西北招抚,建卫册封,尤其想经营哈密,欲其“统领诸蕃,为西陲屏障”^③。不过,当蒙古势力强盛的时候,哈密就成为蒙古的附庸,明朝的西北范围实力只能及于肃州,退守嘉峪关。西域自青海、西康南达喜马拉雅山麓以及缅甸与云南之西,在西藏分设乌思藏都司与朵甘都司,和印度结邻。藏族是中国西南最主要的少数民族,居住在西藏北边与东边的藏族,史称羌人。西藏与唐朝关系最密,与蒙古也亲近,虽然与明朝的政治关系冷淡,文化上的影响并未中断。

四川西南土司也相继归附,云南在元代已经是行省,洪武十五年置承宣布政司使,设孟养宣慰司、木邦宣慰司、孟艮府、车里宣慰司、临安府、广南府。明

① 此段叙事主要参考夏德仪:《明代的长城》,《“国立”台湾大学十周年校庆专刊》(1956年3月),页63—64。

② 见徐溥等编:《明会典》,台湾:商务印书馆,1983—1986年版,收入文渊阁四库全书,卷109。

③ 参阅《明史》,北京:中华书局,1977年版,卷329。

代之云南包括湄公河北岸之地,今缅甸中部,寮、泰北部均在境内。^①明初于贵州设宣慰司,永乐十一年(1413)后渐渐开发建置,于15世纪初建省。云贵之外,明朝的南边诸省广东、广西,以及两湖与四川,当时还较落后,少数民族人口仍然很多,由其本族人管理,史称土司。明代计有800个军政土司,650个民政土司,直到民国时代才完全消失。^②此外,安南曾于1406至1427年设交趾布政司,琉球进贡称藩。不过,明代的边疆政策原在羁縻,实际上并不能掌控部落的内部事务,故亦叛服无常。

明代的海疆蜿蜒约6,437.38千米(4000英里),虽泰半不利于航行,然辽东与山东两半岛沿岸以及杭州湾以南到越南边境,颇多良港与深水湾。长江以及黄淮三大河流的出海口,经久泥沙淤积浅海,不断产生新生地,滨海城镇成为内陆,交通改道等现象。中国拥有绵长可资航行的海岸线以及众多的海港,不可能不是一个海权国,故自唐宋以来,中国于船舶建造,海运与港口设施,以及航海技巧都占世界领先地位。隋代已能建造长20.22米,宽2.82米,载重23吨的双体海船^③。唐代造船技术有所突破,泉州所造福船,长18丈(约59.94米)、宽4丈2(约13.99米),高4丈5(约14.99米),可载1250吨到2500吨货物,为世界最早的尖底深水龙骨船,使唐代轮舟驰骋海上,远扬波斯湾^④。由于海上贸易繁盛,唐廷在广州设立市舶司,由广州通往各地。宋元时期航海知识与技术更有进一步的发展,诸如船舵的改良、水密舱的使用、防摇设施、航行工具的创新,远洋船只体积也更加庞大。明初航海事业继续辉煌,仍然举世无匹,远航至朝鲜、日本、菲律宾、南洋各地,来自阿拉伯以及波斯等国的外国船只也云集闽粤港口,泉州尤著称于世。私家海商也拥有海船。郑和七下西洋,尤称盛举,所乘一号宝船载重估计超过7000吨,与哥伦布的坐船相比,真大巫与小巫之比。但明于开国之初,即有丞相胡惟庸勾结日本之大狱,故不时以海禁换

① 参阅王恢:《中国历史地理》,下册,台北:学生书局,1978年版,页1153—1154。

② 土司数目根据龚荫:《中国土司制度》,昆明:云南民族出版社,1992年版,页57—63。

③ 山东平度新河乡于1975年出土此船残骸,见王冠倬:《中国古船图录》,北京:三联书店,2001年版,页93—94。

④ 参阅穆根来等译:《中国印度见闻录》,北京:中华书局,1983年版。



取安定。然而海商利益之所在,情愿冒险,因而禁不胜禁,反而引发走私与海盜猖獗。16 世纪的倭寇大乱,东南沿海烽火处处,明廷虽尽全力平乱,但终明之世,终采守势以卫海疆,多少约制了海洋事业的开拓,郑和的壮举并无后续的发展,成为昙花一现的偶然。^①

明帝国实际掌控的领土,固不能与后来的清帝国相比,然就其势力范围而言,东至日本海,北入沙漠,西接中亚、印度,南临南海,疆域已甚辽阔。汉族所居的中原,大河上下,大江南北,包括南直隶(明廷北迁后改称直隶,含江苏、安徽)、北直隶(北迁前称北平,含民国时代的河北与察哈尔、热河一部分)、浙江、江西、湖广(湖北与湖南)、山东、山西、河南、陕西(今陕西与甘肃)、福建、广东、四川,以及云南,府以百计,州县以千计,幅员堪称广大,人口于明初已达 6500 余万。^② 当意大利耶稣会教士利玛窦于 16 世纪来到中国,由澳门到广州,北上南京,再入居北京,直到去世。他在中国感受最深刻之一就是版图之大,据其估算,涵盖的范围从北纬 42 度延伸到 19 度,从东经 112 度延伸到 132 度,认为此一疆域已经超过当时世界上其余所有王国的总和^③。

清朝龙兴于辽东边墙之外,原是女真族居住之地。明朝开国之初招抚而后建置卫所,成祖朱棣所建卫所受辽东都指挥使节制,从西面的俄鄂嫩河到东面的日本海,设卫百余所。永乐九年(1411),卫所更设立到黑龙江的支流,势力范围包括了广大的东北地区。一直要到 17 世纪女真崛起之后,改称满洲,才取代蒙古成为明朝北方的威胁,最后并吞汉蒙,建立了横跨中亚与东亚的大清帝国。

满族原是明朝附庸,号称建州,至努尔哈赤始有异图,建立八旗,意欲建邦兴国,并取代明朝而为中国的共主。皇太极更积极集中权力,经营辽东,屡败明军,虽未于其生前入关,其皇弟多尔衮以摄政王辅助幼帝顺治,推翻了明朝,建立统治全中国的新政权。顺治早崩,康熙八岁登基,又由鳌拜摄政。至康熙亲

① 参阅王冠倬:《中国古船图录》,页 98、142—152、263—264;徐玉虎:《明代郑和航海图之研究》图袋,台北:学生书局,1976 年版。

② 参阅 Ping-ti Ho, *Studies on the Population of China, 1368 - 1953*, Cambridge, Mass: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, 1959, p. 10.

③ 《利玛窦中国札记》,桂林: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,2001 年版,页 7。